

马华文学大系

短篇小说(一)

1965 ~ 1980

总编辑：云里风
主编：李忆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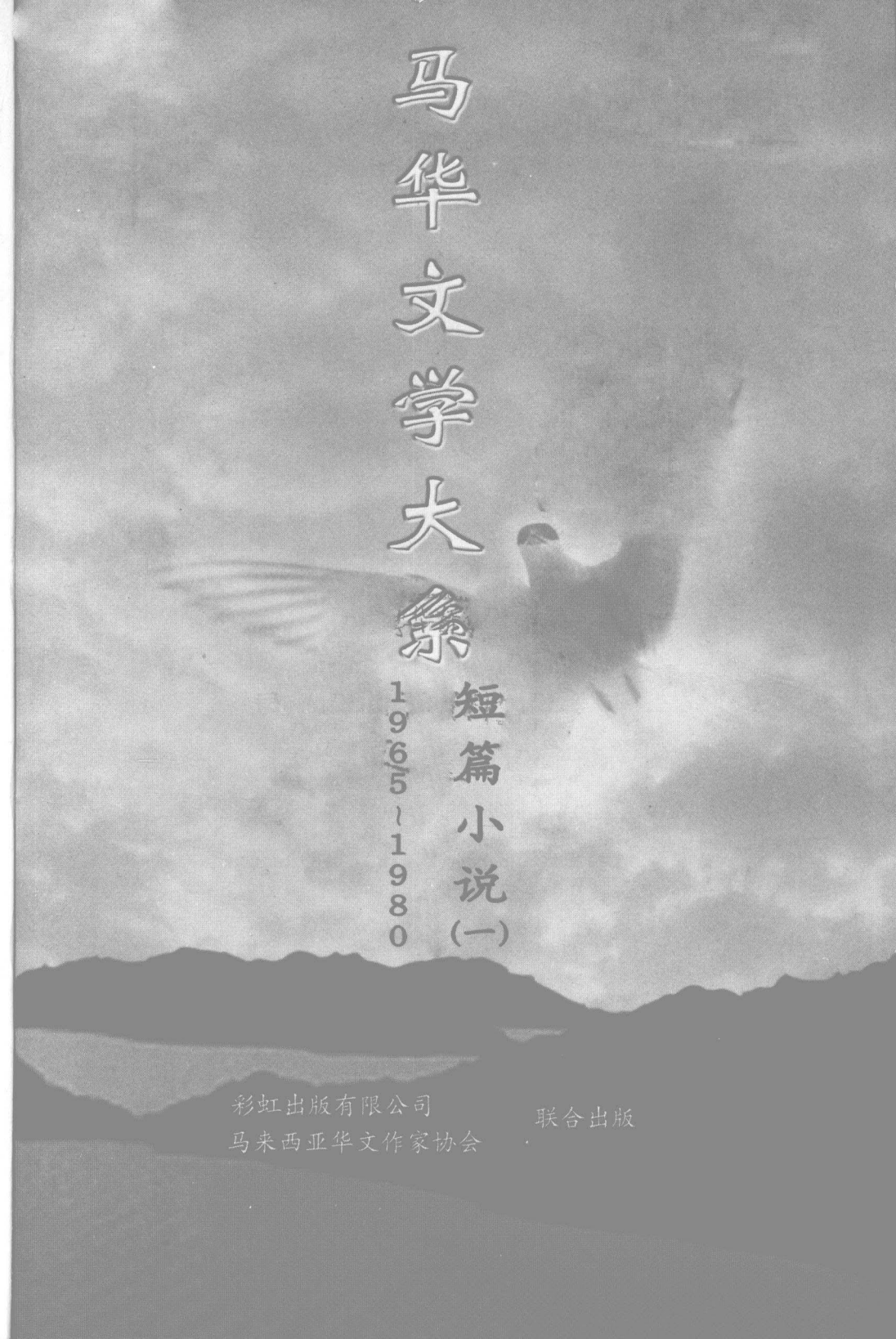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联合出版



马华文学大系

1965-1980

短篇小说(一)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联合出版

马华文学大系

短篇小说（一）

1965 ~ 1980

总 编：（正）云里风（副）戴小华

主 编：李忆著

审 稿 者：宋子衡、陈蝶

责 任 编 辑：汤重芬、曾真

封 面 设 计：林爱丽

打字 / 排版：黄金妮

出版 / 发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89120 - H)

总公司：66,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

Tel: 607-3316288 Fax: 607-3329201

E-mail: ppsb@po.jaring.my

销售处：9, Jalan P/18, Taman Industri Selaman,
Seksyen 10, Bandar Baru Bangi,
43650 Bangi,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603-89202818 Fax: 603-89261223

E-mail: ppsbkl@po.jaring.my

Website: WWW.pelangibooks.com

初 版：2001 年

印 刷：志良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83-50-3538-5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作协会长
云里风

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同胞，在披荆斩棘、开荒拓土的过程中，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付出了无数的血汗，惨淡经营的结果，不论在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凡的成就。就以马华文学来说，它自1919年发轫迄今，前辈作家辛勤耕耘所播下的文学种子，不但已茁壮成长，而且还开花结果。他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写出来的作品，已成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的瑰宝，也是整个马来西亚文化的珍贵资产，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华文学已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的组成部分；马来亚独立后，一批本土的笔耕者，他们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排除万难，为文学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除了焚膏继晷，努力创作之外，并积极地推展各种文学活动。1965年马、新分家，马华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马华作家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奋图强。从80年代初期开始，马华文学界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界有了更频密的交流机会，在许多国际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中，马华写作人和各地的作家坦诚交流，交换著作，从中获取了宝贵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也促使中国及海外许多作家学者对马华文学的重视，进而展开研究工作，大大提升了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

近十多年来，在作协的领导与带动下，马华文学已获得华社的重视与支持，马华作家不再是孤军作战了。许多企业家和华团都献捐经费，设立出版基金，赞助作家出版著作，而各种文学奖的举办也激发了写作人创作的热忱，所以马华文坛人才辈出，佳作如林。如果能把马、新分家后的优秀作品，编成一套大系出版，意义非常重大。但由于编选文学大系，需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困难，因此一直没有人敢去尝试。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以来，已逾二十载，在历届理事的通力合作和会员的爱护与支持下，会务进展顺利。我们本着创会的宗旨，一方面促进文友的团结，为会员谋取福利，另一方面推行文学界、企业界和新闻界的三结合运动，与华社建立良好关系。这二十多年来，先后举办过许多文学活动，也为会员出版了37部“90年代马华文丛”和其他文学作品，对马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聊堪告慰。

1996年马华作协改选，本人蒙会员厚爱，再度中选为会长之职。新届理事会举行首次会议时，马峇兄率先提出出版大系的意义和重要性，理事们经慎重商讨后，一致认为这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作协既然是全国性的文学组织，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于是即席成立“马华文学大系”编委会，专司其事。我们征求到丹斯里张德麟的赞助，解决了出版经费的难题，接着就拟订编选细则和出版计划，决定搜集由1965年至1996年的马华文学优秀作品，按照文体编成下列10巨册出版：

- (1) 短篇小说（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李忆著
- (2) 短篇小说（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陈政欣
- (3) 中篇小说——1965年至1996年，主编：马峇
- (4) 散文（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碧澄
- (5) 散文（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小黑
- (6) 诗歌（一）——1965年至1980年，主编：何乃健
- (7) 诗歌（二）——1981年至1996年，主编：叶啸
- (8) 剧本——1965年至1996年，主编：柯金德
- (9) 评论——1965年至1996年，主编：陈应德
- (10) 史料——1965年至1996年，主编：李锦宗

编委会成立之后，立即展开筹备工作，除了在报章宣布此讯息外，也发函给全体会员，并由各组负责人分别向作家邀稿。我们原希望马华作家们会给予热烈支持，很快就能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许多作家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多抱着观望态度，没有给予积极响应。我们除了函电交催之外，还特地聘请一位文友协助，专门负责催稿和联络工作，为期一年，但仍无显著效果。

编选大系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单在选稿方面，就会面对许多困难。各组负责人在决定要选用某位作家的作品之后，先得多方设法去查访他们的地址，而邀稿函件寄出之后，除非能得到该名作家的合作，将自选的优秀作品寄来，否则要从他们许多作品中去挑选，不但事倍功半，

而且所选出来的作品，未必能迎合作家本人的心意。各组负责人在这方面所承受的苦恼和压力，真可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编委会为了克服这类困难，曾举行无数次的会议，进行检讨。在不断地努力之下，直至 1999 年底，征稿工作才告一个段落。于是再接再厉，进行第二步的出版计划。我们征求到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的同意，于 2000 年 1 月双方签订合同，预期在一年内陆续出版。

不料好事多磨，彩虹出版社在签约后不久，为了避免抵触版权法令，坚持每位入选的作家，必须签具一份同意书，否则该社不愿出版。我们征询过多名法律界人士的意见，他们也认为此举乃属必要，否则出版之后，可能会产生许多法律上的纠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向所有入选作家寄发同意书，并请他们在一个月内签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然会获得作家们的合作与支持，但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同意书寄发后，在指定的时间内签回者不到 20%。于是各组负责人不得不费尽心机，通过各种管道，再三催请，这样又拖延了好几个月，仍然有许多作家没有回应。为了使大系的出版工作不致于一再延误，作协理事和大系编委会在去年四月举行的联席会议中，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之策，凡是没有寄回同意书者，一律忍痛割爱。基于这种客观因素，这套大系难免会有缺憾，无法臻至理想地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们的苦衷。有一点可以告慰者，编委会同人为了编选这套大系，花费不少的精神和时间，大家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选稿方面，遵循拟定的细则和方针，大公无私，不分流派，尽量做到客观地步，绝对不受个人的成见所影响，这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马华文学大系》在作协理事及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历时 5 年，现在总算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它正像一名难产的宁馨儿，虽然有点先天不足，但毕竟是马华作家的心血结晶，希望大家会喜欢它、爱护它，给它善意的指教和批评，以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作为修订补充的借鉴。

本人在此谨向赞助人丹斯里张德麟先生、编委会同人和支持我们的作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无疑地已为马华文学界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希望大家的这一番努力能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会有一批有心人去进行编选另一套更完善、更理想的大系，为马华文学增添光彩。

云里风

30.04.2001



李忆著

1

本大系全套 10 卷，编选的年限从 1965 年至 1996 年为止，共 32 年。分短篇小说 2 卷、散文 2 卷、诗歌 2 卷，中篇小说、评论、戏剧、史料各 1 卷。其中，分 1、2 两卷的短篇小说、散文及诗歌编纂方法是把 32 年分编为两个部分，各占 16 年。即 1965 至 1980 为卷①，1981 至 1996 为卷②。

1965 年新马分家。之前的马华文学也包括新加坡在内，所以《马华文学大系》的编纂，就有必要把“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划分出来。所以在年份上，《马华文学大系》就从 1965 年新马分家这一年编起，一方面是为了分划，另一方面是解决“处理”上的问题。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渊源，1965 年即成了关键时刻。而所谓的“处理”是以作者的国籍为入编原则，即若作者不属大马公民，则一概不收入；而那些虽目前已入籍他国，但作品发表时仍是大马籍者，其作品理应是“马华文学”，例如李永平与张贵兴。

每篇作品都注明了发表或写作的年份，主要是提供一个理出脉络的方便。创作虽是各搞各的，各人的风格与趣味无法统一，但是各个时期难免会出现某种现象或者潮流趋势，这种种迹象多少会反映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中，这就是所谓的“发展过程”，“时代面貌”。

编纂一套 32 年长的文学大系，提供一个可靠的时代轮廓，展呈多重的文学面貌，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及最基本的出发点。

2

为特定年代的小说创作演进提供一个面貌式的参照，并让可记忆的作

品存留下来，也是编选大系的目的。因此编者必须时刻紧记摒弃个人趣味、主观意识形态和文学主义。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不分流派，不理睬什么主义的遴选态度，只需“兼容并蓄”即可。更确切地说，编者除了尽所能摒弃个人的文学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设定一套准则，并且严格遵守。

大系所收录的作品，并无“最好”标准，亦无所谓“最具代表性”，可是所选择的作者，需符合入编的准则，即他们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创作，这就是说入编的作者都曾写过相当数量的作品，并在某个时期活跃于文坛。至于他们是否优秀，那是见仁见智，个人心中标准高低的问题。

当然，这也仅是编者的意愿准则和想法，尽所能做到而已。更确切地说，虽意识到庄严，不能不慎重从事，却也未必就能尽善尽美。编选本卷，编者一直都是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

不分流派主义的遴选原则，是希望做到超越框框，客观地反映多重的文学面貌，从而观察作为顺应社会形势而完成互动关系的文学，是如何地“运作得宜”而演变成一种思潮走向。

1965至1980年，16年间所发表的马华小说，真可谓浩如烟海，而个人的阅读不可能全面，光是所能搜集到的，已是选不胜选。本卷入编的60位作者的60篇作品，篇幅长短不一，须加以说明的是，这些作品，有些是作者本身提供的（一般上是寄来3至4篇），有些是编者从各报章的文艺版、文学刊物、个人单行本中搜集而来的。作者提供的，多数是比较后期的创作，几乎都集中在70年中末之间。所以，由编者所搜集的，便尽可能选择比较前期的作品，以期达至平衡。

在大量的阅读过程中，显而易见文学确实是一种很受社会形势影响的精神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地烙印着各种思潮的“潮来潮往”。例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几乎是处在完全互斥地不留余地的长续对抗之中。凡此种种则更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些过分执着于主义者的内心是那么地焦灼，而致最后陷入的仅仅是形式上的沉溺而不自觉。

这种狭义的表达，却恰恰显示了，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思潮与主义的不可分割。就文学而言，思潮即是主义，它可以是泛滥的，也可以是反思的。当一种主义形成潮流时，必有一批一腔热情的人跟随，可跟随到最后，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文学潮流，始终带着探索性，永远无止境。因为世上并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是唯一的，不可挑战的。特别是文学的形式与表现手法，审美的取向，美感的状态，更没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无懈可击的永恒标准。而作家唯一可做的，恐怕也仅仅是各展所长而已。

当时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去看，或许心中已有了判断，却也未必准确。文学的论争与思虑，有其与时代同步的路向。所以 16 年的时间，放到一条有着漫长历程的文学路上（仅仅是马华文学，也有整整 80 年的历程）实在不能奢望些什么。但是如果是当作一种考察，却又不失为一束值得保留的文献资料。

仔细看来，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马华小说创作，相异颇大，就作家的思维，所关照的站位而言，不论是在题材、形式或技巧上，从写实主义到现代派，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即使同样是现代派，60 年代与 70 年代也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张寒的《翻种》是 60 年代的作品，采用意识流手法，双线发展，里外对应。在理论上应属现代派，可与 70 年代的意识流作个比较，步伐完全不同；70 年代的意识流现代派小说，多属于心灵独白，是一种里藏的潜在呈现。其独特处是笔法不流畅，乍看还有点不合语法的感觉。通常句子很长，而且晦涩，有一种很愁苦的深沉之气。此种语言特色，正好让反对派逮个正着，成为最有力的攻击“罪证”。而张寒的《翻种》不但文字浅白，口语化，更有一种诙谐之气通篇贯穿行走。这种轻捷诙谐的文体与 70 年代的冗长深沉形成强烈对比。

文学是精神产物，创作更属心灵劳作。即使某种主义兴起，成为主流，也不能一言概之。但是厘定脉络，作个比较，仍是有迹可寻的。这也就是说，在不断推陈出新的探索过程中，每个时期，都留有轨迹。60 年代与 70 年代的马华文坛，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抗衡时期。这些都很微妙地反映在作品的思想内容、风格、形式及语言上。

3

这时期的马华小说，就题材而言，是个人对生存的无奈无力感而衍化成苦闷的心理状态。当中亦有哲学的组合，和关心社会，具有文化乡愁，追忆祖辈南来的奋斗史二而为一的。前者多以思维、形式、语言表现为主。后者则以意识形态，特定概念为叙述主题，并不怎么注重文字技巧。换言之，是主题先行。先有主题（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后才进行书写，发展情节。而所谓的特定概念是具有普遍共识的价值判断。前辈作家方北方可说是先行的实践者。他的创作元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自对社会的关心与关怀。

而以思考个人存在作为书写主题的，粗略算来有邬图的《乔十三》、洪泉的《莫明卷》、朱牛人的《灵与肉》、温祥英的《冷藏着的世界》、

张贵兴的《雄辩的魂》等等。大多都是以沉郁的文字和心理意识为架构，表达忿懣的悲戚内心情感，更对生活充满无奈感。这类小说的特色是主观性强，语言富有个性，而且真诚。却也往往因为太过刻意求工，文字繁复而流于艰涩沉闷。尤其是那种梦呓般的冗长的不依常规的颠倒句子，也阻碍了读者的领会，耐性不足的往往难以终篇。可若是心灵开放的，自不会拘泥于形式，而当知不管什么样的观念手法，同样可产生极好和极劣的作品。这类对生存思考的小说，格局虽小，可含量却颇丰的，甚至可说有着极大的野心。哲理是其不变的元素。以张贵兴的《雄辩的魂》为例。写的是两个幽魂在辩论。通篇被一种疲惫的，伤痕累累的，甚至可嗅到死亡气息的血腥氛围所笼罩着。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惊愕不断。是慑于“魂”的傲慢，对“真理”的轻蔑和不妥协。“魂”不幽居在深邃的阴曹地府，而是在人间行走，却对世间人情物意无亲。最后越辩越忿懣，可又是无依的。河水哗啦啦地流，此刻文字都变成了利器，雄辩的魂啊，是空浮又是空幻的，朦胧胧如梦似幻……正要追查个究竟，忽然有把声音清清楚楚地说：“每一个人，都有另一个我，总在矛盾的时候，忽然以另一种身分出现，和另外一个你冲突、磨擦、挣扎、厮打，直到在旌旗飘飘的大路上，你狂啸一声！坚定地踏出崭新的一步。”

《雄辩的魂》主要是表达，人如何在领受以及回应社会的冲突的过程。是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

这类以探讨生存状态为主题的小说，是70年代马华现代派的基本创作倾向。多数发表于纯文学月刊《蕉风》。这时期，《蕉风》给予大量发表机会，意在鼓励更多的作者在文字与表现技巧上有所创新。与此同时，在这股浪潮之中，佛洛伊德式的喃喃自语，类似神经错乱者的疯言疯语，却被夸言为“非理性的人”；文字颠三倒四，故作玄虚，待得拨开云雾见其真貌，原是一场唬骗的作品纷纷出现，如同雨后春笋，成为大批的鱼目。可也反映了马华小说的发展，在求变浪潮中曾有过的如此一波三折的艰辛历程。

而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长期以来，都有大量的论述，且已作出明晰的分析，优缺点也都论过，这里就大可从略了。

马华现实主义作家中，梁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虽然他已过世多年。“文以载道”是旧时文人的信念，而“悲国忧时”则为他们的气质。梁园的“忧时”经常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梁园除了写小说，也写杂文时论，针砭时弊，一派忧国忧民。尤其关注与友族之间的团结。在他的一些生活写实题材的小说里，有不少是取材自马来社会，甚至也有以马来人作

为书写对象的。麦浪是另一位以写友族生活及翻译马来文学的作者。本卷选编他们的两篇作品《县长下乡记》和《赂金》都是以马来人为主人公。前者为梁园所作，极富乡土味，充满生活气息。县长下乡，写的是乡村发展。后者麦浪写的是一个华人老板，企图以新款马赛地轿车及两万元贿赂一名马来人民代表，批准他在一块住着一百五十多户人家的土地开矿，却无法打动该名人民代表的心。因为“如果我答应了，将有一百五十多户人家会哭泣的，他们从此会无家可归呀，你明白吗？”平铺直述，立场坚定，以反映现实取胜，似乎对创新浪潮视而不见。

其实，乡土一直是马华小说的永恒题材。直至今今，仍然是个热点，问题只在于创作群如何掌握及发挥各自的才能。土地的厚重与广阔，经历千年万代，也还是那么具有承受力。在人类世界的边缘，土地是人们原初记忆，是身分来源的确定。宋子衡的《虎骨酒》是一根血脉，是对根的思念。而这种思念却没有亲身的体验，只不过是一个记忆，且是经过转述的。为什么从此之后就一直念念不忘呢？只因那些人与他有血脉关系，那些经转述的，听回来的事便让他牵肠挂肚。小说《虎骨酒》中的绍瑞，七十多岁，拖着一双风湿腿回乡，见着仍活着，却病得仅剩下一副残骸的二弟。二弟与他提及当年他也原想过番，只因带着个瞎眼女儿，不被允许上船而折返。后来母亲因经不起生活的磨难，在一个深夜里拖着瞎眼孙女投江而死。这件事，在宋子衡的另一篇小说《血源》里也曾描写过。足见这件事对宋子衡的冲击有多大。七十多岁的绍瑞回乡是探亲，也是对故土的一分思念之情。而作为这篇小说作者的宋子衡，似乎也遭逢了一次心灵上的探亲：“姐姐什么样子他不清楚，但这不幸事件就像化成了一缕魂，牢牢地缠着他。这看起来和他根本扯不上关系的事，为什么会令他牵肠挂肚呢？不外就是因为那一点点的血脉。”在此，瞎眼女孩转位成了叙述者的姐姐，血脉的根扎得更深了，那是宋子衡逾恒的哀伤，因此写来笔触深沉，思绪悲凉不已。

另外菊凡的《暮色中》、薛嘉元的《拓荒者》、何谨的《迁移》也都是描写小人物生活的乡土小说。

反映社会生活层面与面貌的有云里风的《处处陷阱》、姚拓的《走死运的人》、潘雨桐的《月落泽西城》、方娥真的《纸衣新娘》、魏萌的《闻人》等等。既有相关的创作路向又完全没有相同的手法。不论是在人物塑造上，在对事物的关照关怀上都各有不同的站位。或隐或显，大相径庭。其中潘雨桐的《月落泽西城》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描写人物的行为与对话。每一个情节都写得很细腻。可是到了结尾才渐渐明晰原来其主旨内

舍是探讨东西文化，比较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念。这与《雄辩的魂》有点相似，都是在结尾时写得太“露”了。

4

筹备经年的编选工作，终于完成，感觉有如卸下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可新的忧虑与不安又接踵而来，深恐所交出来的是一册令人失望的编纂。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筹备经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消耗在联系作者上。此举乃为不抵触出版法令之需要，因此，所有入编的作者都须签署一份同意书。可却因年代久远，作者群中有些已熄火停工，且退出文坛多年；有些虽偶有作品发表，也因不太与文坛中人往来，一时难以联系；有些已移居国外；更有者已逝世。这重重的障碍与困难，都必须设法克服。也因此在种种管通的尝试中，很长的一段时日就这样地给耗去了。所幸，经过一番努力与耐心之后，本卷60位入编者都联系上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而这60位作者都是在原来的名单之中的。并没有任何一位因联系不上或不同意授权而被迫割爱。此为编者最值得告慰的一件事。

在编选的过程中，得到宋子衡与陈蝶的从旁协助。他们除了帮忙部分的选稿工作之外，也做了最后一校的校正工作。宋子衡远居北马大山脚，所有的稿件都通过邮递；陈蝶原居东马砂朥越，后才回返首都，所以前部分的稿件也是邮递往返的，间中还不时通电话、传真，过程费时而繁琐。在这里，一并向他们二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1年5月14日凌晨

目录

总序	云里风	iii
导言	李忆著	vi
深造	爱薇	1
蜗牛	碧澄	5
红纱笼	曹岚	19
引魂	陈政欣	30
载梦船	丁云	38
枪手	端木虹	50
阿全伯的生日宴	朵拉	56
乔十三	鳄图	63
火在那里烧	方北方	67
纸衣新娘	方娥真	80
走险	高秀	89
飞机楼的一日	古寅	95
迁移	何谨	100
莫明卷	洪泉	106
猪瘟季	黄戈二	113
暮色中	菊凡	116
死世界	李忆著	119
拉子妇	李永平	129

刺痛	李有成	136
县长下乡记	梁园	148
戏情	落叶	152
清明时节	马汉	161
赂金	麦浪	168
死的设计	麦秀	173
梦是一件事		
炸弹是一件事	梅淑贞	178
愁雨	梦平	183
玉手镯	孟沙	191
雪后	年红	196
长夜	凝秀	202
过渡	潘友来	206
月落泽西城	潘雨桐	210
痴女阿莲	商晚筠	229
良心	诗悌	243
虎骨酒	宋子衡	248
可可园里的黄昏	驼铃	255
再见在北回归线上	韦暉	261
闻人	巍萌	271
泰晤士河畔	温梓川	280
溅血	温瑞安	286
冷藏着的世界	温祥英	291
沟	文戈	298
古筝	萧冰	304

人鼠	小黑	308
拓荒者	薛嘉元	315
崩	雅波	320
走死运的人	姚拓	328
岁月	叶蕾	335
蝶之生	叶谁	342
寻	游牧	348
列车上	雨川	353
水东流	原上草	359
处处陷阱	云里风	372
今时往日	曾沛	390
雄辩的魂	张贵兴	395
翻种	张寒	408
花月	张锦忠	418
希望	张逸萍	424
死神的克星	郑易	427
灵与肉	朱牛人	435
——给我心爱的洁衡	紫曦	441
大粒痣		
作者生平简介		448
作者辈份及入选作品创作年代表		472
《马华文学大系》编委会		474

深造

爱薇

刘妮妮要到英国去深造音乐课程的消息，很快在亲友之间传了开来：

“真不懂，妮妮教书教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要去念什么音乐？”

“是呀！听说她在英文中学教华文一科，工作不重、待遇也好，现在要辞去再继续深造，真有点替她惋惜。”

“这有什么好惋惜的？人各有志嘛！人家妮妮的志向是当个音乐家，她之所以教书，目的不外想存几个钱去读书罢了，你以为她舍不得几百块钱一个月？”

尽管不少亲友议论纷纷，可刘妮妮她却置之罔闻，吾行吾素，打定主意，依照原先计划，向教育部申请到了留职半薪，办理好一切出国的各种手续后，“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只等动身的日子到来。

为了准备那些出国用的衣物，刘妮妮这两星期来，几乎天天往百货公司跑。

这一天下午，她又从外面买了大包小包东西回来。

一进入屋里，赫！竟然发现远嫁至吉隆坡的大姐婉婉与姐夫回来。他们这时正在与患病而神情疲乏的母亲轻声在交谈着。

“噢，大姐、姐夫，几时到的？”妮妮颇感意外的问道。

“中午乘德士到的，吔！妮妮，买了这么多东西？你真的打算到英国去？”是大姐在问。

“还会有假的吗？一切早已准备妥当了。”妮妮漫应着。母亲神色哀伤的望了一下这小女儿一眼，才这样接口说：

“她人还未去，可心呀，我知道早已飞到英国去了。”这也难怪这位病弱

的母亲难过，她知道女儿这一趟去，绝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回来，到时，自己能有机会再见到女儿一面？很难说！婉婉为了冲淡这感伤的场面，因此，她拉了妹妹的一只手，说：

“妮妮，我倒想参观一下你的行李，走，我们到房间去。”

姐妹俩一进到房里。妮妮一派轻松的在拆着买回来的包裹，而婉婉正在寻思着话题。她好像毫不在意的拿起一双呢袜子在把玩欣赏，一边这样在问道：

“妮妮，我想不到你真的说走就走。你的心怎么忽然会变得如此狠呀？”

后面这一句话，显然刺痛了对方，只见妮妮睁大双眼，直视着眼前的姐姐。

“不是吗？”婉婉也觉察出妹妹的不自然态度，因此，她也对望着妮妮，继续说：

“你明知妈患病未愈，二妹婷婷神经又有问题，本来，这个家，只靠三妹你及大哥的勉力支撑，现在，你要走了，留下大哥独木难挑大梁。这个家，将来的日子可不是更艰难了吗？”妮妮是个聪明人，她哪会听不懂姐姐这一番话的意思？继而，一种维护自尊的本能使她嘴角微微一撇，然后用不屑的语气辩解道：

“大姐，我想出国深造音乐，是我几年来的理想，又不是始自今日才有这种打算？其实，我对音乐有着狂热的爱好，这是你所深知的事实。过去几年来，由于顾虑到家计问题，我才不得不将这个计划暂时按捺下来，对我本身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委屈及牺牲了，你还要苛求，得寸进尺？”

“牺牲？苛求？”做大姐的委实有点沉不住气了。

“你牺牲了什么？你说？有资格谈到牺牲的，应该是母亲，想想我们年纪小小就没有了父亲，为了我们兄妹四人，母亲不想改嫁，含辛茹苦的将我们一个个抚养长大。二哥又在英年有为时，意外身死，家中经济只靠母亲平日为人洗衣，你想想，她为我们花了多少心血？甚至熬出病来，好不容易盼到你毕业了，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家里的经济稍微得到改善，谁知，在这种时候，一声深造，你就丢下家不管，跑到迢迢的国外去，你这算是牺牲？”妮妮禁不住大姐一番数落，内心气愤，她冷冷一笑，哼一声，说：

“笑话！我要不要去深造，这是我个人的事，又不是要你们拿钱资助我去？你紧张什么？对这个家，我已尽了心力了，想我过去教书所得，每个月几乎有一半交到妈的手上，这难道还不够？”

“人家有钱的，要去深造，未必有这个条件，而我有机会去，你们应该高兴才是，还一味反对？真是莫名其妙！”

看到妮妮那一副不屑的样子，做大姐的婉婉，内心一阵抽搐似的痛，想不到分开了不过三四年，这个妹妹对家竟变得如此冷漠。她只好用柔声的语气说：

“妮妮，原则上，我们并不反对你继续去深造。像平日你学钢琴一事，谁